



Disagreement &
Consensus

现时代的群学

从精神分析到政治哲学

吴冠军 / 著

中国法制出版社
CHINA LEGAL PUBLISHING HOUSE

现时代的群学

从精神分析到政治哲学

吴冠军 / 著

中国法制出版社
CHINA LEGAL PUBLISHING HOUSE

献给我的父母——

吴莹如、徐丽华

哲学概念是对人——以及，对总体意义上的人类——的一个袭击：从日常性开始探寻，驱向事物的根基。

——海德格尔

政治哲学在根本上，并非一项学术性的追求：伟大政治哲人中的大多数，都不是大学院府之教授。

——施特劳斯

生命之学问，总赖真生命与真性情以契接。无真生命与性情，不独生命之学问无意义，即任何学问亦开发不出也。

——牟宗三

当你在自己日常生活体验中能看到某个哲学家诸概念的痕迹，那个时候，你才能确认你对那个哲学家的真爱。

——齐泽克

目 录

导 言

- 神秘的“第三者” (3)
——一个群学研究纲领

日常分析

- “性的问题”何以重要? (155)
——“性自由”之权利论的限度
- 稚子之见(鉴) (169)
——或,日常生活的“隐微阅读”
- “虚拟世界”,抑或“日常现实的变态核心”? (185)
- “满城尽吃黄金屎” (193)
——论全球资本主义状况下的艺术
- 肠胃不适的精神分析 (199)
- 牌桌上的法律与民主 (206)
——日常生活中的政治哲学困境

学理论衡

- 贝淡宁的“缩胸手术” (299)

现时代的群学

- 价值多元主义与古典形而上学之间 (309)
- 政治哲学的根本问题 (338)
- “民主和平”是如何“证成”的? (371)
- 国际秩序与“哲学基础” (471)
- 评论卡蒂教授
- “全球化”向何处去? (482)
- “次贷危机”与全球资本主义的未来

读,与,写

- 邓正来式的哈耶克... Why Not? (523)
- 思想研究的一种德勒兹主义进路
- 如何在当下激活古典思想 (556)
- 以及,如何迈出现时代的“古今中西”纠结
- 今天,如何来谈顾准? (574)
- 社会科学向何处去 (582)
- 评兰根霍夫教授
- “卓越者”与“庸众” (590)
- 论施特劳斯主义“哲学写作”在中国
- 两种学术写作 (626)
- “后天学术奖”获奖感言
- 致谢与版权说明 (655)
- 人名对照 (659)

导 言

神秘的“第三者”

——一个群学研究纲领

使空中而仅一地球，使地球中而仅一人，使人身而仅一质，则无讲群学焉可也。

——梁启超：《说群》〔1〕

日常世界，伴随着它的诸种刺激、欲望、引诱，既脆弱又强大。

——伯纳德·威廉姆斯：《哲学的创生》〔2〕

一、为什么是“群学”

“群学”一词，我借自严幾道，而严氏又上承荀卿子之《王制》篇而构此词。根据《荀子》，“群”系人与禽兽的根本之别，“人能群，彼不能群也。”〔3〕在《群学肄言》译序中，严复接着《荀子》此言而声称：“群也者，人道所不能外也”，

〔1〕 梁启超：《说群·群理》。

〔2〕 Bernard Williams, “The Invention of Philosophy,” in Ray Monk and Frederic Raphael (eds.), *The Great Philosophers: From Socrates to Turing*, London: Weidenfeld & Nicolson, 2000, p. 31 (ebook).

〔3〕 《荀子·王制》。西哲亚里士多德氏之论，亦与《荀子》相近：在亚氏看来，远离城邦（共同体）之外，人要么是一个野兽，要么是一个神。因此他断言人是政治的动物。

现时代的群学

“群学者，将以明治乱、盛衰之由，而于三者之事操其本耳。”又云，“群学肆言，非群学也。言所以治群学之涂术而已。”〔4〕换言之，现代西方“社会学”者，在严氏看来远非涵盖群学，仅仅是“治群学之涂术”。而群学，乃关涉“人道”之本。

那么，为什么关于“群”的学问是重要的，甚至涉及“人道”之本？

人的存在，如海德格尔所言，总是“存在于一个世界中”（being-in-a-world）、“和他人彼此存在于一起”（being-with-one-another）。人（human-being），和动物以及其它实体的区别就在于：人能做到“世界构建”（world-forming），使自己存在于一个“世界”中；而动物则“世界贫瘠”（world-impooverished），缺乏对“世界”的意识；其它实体（如石头）则是彻底“无世界的”（worldless）。于是，“如何存在”的问题，就只对于人有意义。这个问题不是什么专业性的“学术问题”，绝非专门读了《荀子》或《存在与时间》后才会遭遇到它；这个问题就在我们当下的“日常性”中，从我们每一天的日常遭逢中不断地冒出来。正是因为与动物以及无生命的实体不同，人存在于“世界”中、彼此存在于一起，群学，才成为了一门关涉“人道”之本的学问。

倘若世上之人都像鲁滨逊那样荒岛独居，即独自决绝于

〔4〕 严复：《译群学肆言序》、《译余赘语》。《群学肆言》一书，系斯宾塞《社会学研究》的中译。

“世界”之外，那么人们就确实能浑然与群学无涉。〔5〕然而，人类若不从地球上消失，首先就至少需要繁衍后代，此事非一人可行（至少目前人类的生物科技状况如此），最少须得一男一女两个人——这，就是一个最低意义上的群。此二人之间如何互动？发生冲突如何解决？正是这些最根本的问题，把我们带进了群学的论域。比方说，这两人间要发生性事，是以“强力”的方式，还是基于“同意”的方式，抑或参照“习俗”（前人制定的规范），或是根据“天道”（王道三纲、男尊女卑），又或者倚靠“道理”来说服（理性辩论的力量）……如果想摆脱“霸王硬上弓”方式，或者说，想摆脱霍布斯所描述的那种“自然状态”解决方式，人就需要发展出群学的智慧来处理。而不同的群学路向（自然主义进路、习俗主义进路、契约主义进路、理性主义进路、宗教主义进路等等），就会产生迥异的“世界观”、“人生观”、“价值观”，以及全然不同的日常生活实践。

现在我们将人的群处之范围放大：从两个人到更大的群体，从两性关系到日常生命的各个方面，从当下生活的熟人圈到陌生人的共同体……然而，最根本的问题仍然一样：人和人之间如何相处？该遵从怎样的规范？协调人际互动的那套规范

〔5〕 根据西人笛福小说《鲁滨逊漂流记》，就是那位在荒岛上度过28年的鲁滨逊，大多数时候也非严格意义上独自一人——他从食人族手中救下一个土著，由于当天是星期五，因而给该土著人命名为“星期五”。在经历了野人、俘虏之后，鲁滨逊在岛上以总督自居，成为荒岛的统治者。于是这里恰恰有群学之向度存焉。

又由谁订立？背后的根据是什么？……〔6〕可见，人和人并不直接地就“自然”在一起——根据霍布斯，那种“自然状态”会是人与人像狼和狼一样地无止境地互相争斗、厮杀。“人道”之于“禽兽之行”的差别就在于：人和人总是通过一个神秘的、无形但又无所不在的X而彼此生活在一起，形成一个特定的秩序、一个“世界”；而不是像禽兽那般互相撕斗、最后死在一起，〔7〕或者像石块那样，彻底“无世界性”地存在。

群学，就是研究这个X的学问。进而，对于服膺马克思“第十一论纲”的研究者而言，群学，还是改变这个X的学问。〔8〕人，正如尼采所说，需要一层“神秘的薄雾”，才能生活。〔9〕“人道”之本（人怎么群），就在这层神秘的X中。精神分析师拉康，给了这个神秘的X一个拟人化的专称——“大他者”（the big Other）。研究“大他者”，就是研究人和人之间是以怎样的方式“聚在一起”（hang together）的，怎样去

〔6〕 柏拉图的《法律》篇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文本，从三个对话者的讨论中就可以看到那些“群学”问题是怎样在日常讨论中被一一触及的。利奥·施特劳斯将该篇视为柏拉图“唯一的政治作品”。See Leo Strauss, *The Argument and the Action of Plato's Laws*, Chicago: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, 1975, p. 1.

〔7〕 从“斗狗”、“斗鸡”、“斗蟋蟀”等等“娱乐项目”中，以及“拳击”这样的“体育运动”，我们还是能近距离地体触到“文明社会”里还保留着的些许霍布斯意义上“禽兽之行”之残迹。

〔8〕 在“第十一论纲”中，马克思提出了以下著名论断：“迄今为止哲人们都只是在以各种方式来阐释世界，关键是要改变世界。”Karl Marx, “Theses on Feuerbach,” in Lewis S. Feuer (ed.), *Marx and Engels: Basic Writings on Politics and Philosophy*, London: Anchor Books, 1969, p. 286.

〔9〕 Nietzsche, *The Use and Abuse of History*, trans. Adrian Collins, New York: MacMillan, 1995, Sec. VI, p. 44.

形成一个“世界”。〔10〕个体之间的关系、或者我们平日经常说的“人际关系”，并不是在人“际”之间直接地形成，而总是在这个“大他者”的规介下得以构成。换言之，你和我之间，总是夹有一个“第三者”——大他者。所谓“人能群，彼不能群”，就正是在于：和禽兽不同，人与人之间总是夹着一个大他者，总是通过这个大他者而形成“群”。

为什么会是这样？

让我们再以两性之间的互动作为例子。人和禽兽的不同就在于，两个人并不直接地做爱，而是大他者告诉你怎么去做爱——如何是正确的方式做爱，和谁做爱才是正当的，什么样的场合才能做爱，做爱本身的意义是什么（为了快感、繁殖抑或爱的宣言），做爱对于两个人的“关系”意味着什么，以及，怎样的做爱频率才是“健康”的、因而可欲的……这一连串的问题，都是属于人才会有问题。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看到，倘若没有这个大他者的介入，弄出那么多“名堂”来，人的性确实就“退化”到禽兽——做爱就不再是做一爱，而是纯粹的兽一行。〔11〕当然，不得不承认的是，如果我们沿着这一串问题去对当下生活世界做一些细致的考察，就多少会有“兽行遍地”、“动物凶猛”（王朔语）的慨叹。比如就“和谁做爱才是正当的”一项，便能考察到我们当下社会中很有眼球

〔10〕“hang together”一词，是罗蒂常用的术语，原借自塞拉斯。罗蒂认为哲学就是去研究事物怎样聚在一起，而不是研究事物之“真理”。Richard Rorty, “Pragmatism, Relativism, and Irrationalism,” and “Pragmatism and Philosophy,” both in his *Consequences of Pragmatism*, Minneapolis: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, 1982, pp. 168, xiv - xv.

〔11〕也正是这个缘故，在行文里我有意用“做爱”一词，而不用“have sex”。

效应的“小三”、“找小姐”、“乱伦”、“断背”、乃至“陈冠希事件”、“教授换偶事件”等等热门议题；至于“如何以正确的方式做爱”，则可以引出“口交”、“肛交”、“SM”、“双飞”、“虐恋”、“雅蠃蝶”等等“很黄很暴力”的问题；就“什么样的场合才能做爱”去观察，则又会遭遇“车震”、“野合”、“电车痴汉”、“买春团”等等当下网络“流行词”……二十世纪五十年代，著名法国女作家萨冈在以处女作《你好，忧愁》为代表的一系列畅销小说中，描绘了一个“除了毫无爱情的同床睡觉之外，一无所有；除了高级汽车和大量威士忌之外，别无他求”的世界。哲人科耶夫旋即写了篇题为《最后的新世界》的书评，宣布这个世界将不可避免地到来——一个他称之为“历史终结”后的世界，在其中人们返回动物状态（是谓“人的消亡”），男男女女“像幼年动物那样嬉戏，像成年野兽那样做爱”。〔12〕这个萨冈式的“新世界”，在今天已经彻底变成我们生活于其中的“世界”。十一年前，

〔12〕 在历史的终点（科耶夫从黑格尔处继承“历史终结”论，后人将作展述），人们尽情拥抱“一切让人快乐的东西”，譬如艺术、游戏、爱欲等等。科氏认为，这种“回归动物状态”在美国已经泛滥——“欧洲的延伸已经超过欧洲本身”。他甚至直接将其称为“美国的生活方式”，而俄国和中国也正渴望变得像美国人一样。科耶夫认为日本也是彻底的“动物王国”，但不同于美国，日本还保留了武士道的自杀精神。科耶夫强调“人的消亡”并不是灾难，而是历史达到它的最顶端；但晚年的科耶夫则部分地从黑格尔、马克思转向尼采，视历史的终结为末人的世界。因此在美国和日本这两种动物王国之间，科氏认为后者还多一些属人的味道。Alexandre Kojève, *Introduction to the Reading of Hegel*, trans. J. H. Nichols, Ithaca: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, 1969, pp. 158 - 162n. 并参见德鲁里：《亚历山大·科耶夫：后现代政治的根源》，赵琦译，北京：新星出版社，2007，页91 - 96、81 - 83；以及萨冈：《你好，忧愁》，余中先译，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，2008。

卫慧的《上海宝贝》出版后一路狂飙热卖，但不久便被文化管理部门以大量“描写女性手淫、同性恋和吸毒”、系“腐朽堕落和受西方文化毒害”之典型为名发出全国禁售令。^[13]然而仅仅十年后，远胜于《上海宝贝》书中桥段的“堕落故事”，都很难再激起大众的惊奇：我们生活世界早已铺天盖地充盈着陈冠希的“淫照门”、顾长卫的“车震门”、翟凌的“兽兽门”、闫凤娇的“厕所门”、南京教授的“换妻门”（据说教授今天已被唤作“叫兽”）……“门”都来不及为兽兽们开。这些日常“兽兽”上面，“新新人类”们还供奉起更“给力”的十大“神兽”——“草泥马”、“法克鱿”、“雅蠃蝶”、“菊花蚕”、“尾申鲸”、“潜烈蟹”、“吉跋猫”、“吟稻雁”、“达菲鸡”、“鹁鸽”……于是问题就是，在这个“兽行遍地”、“动物凶猛”的“世界”中，人真的就已经和动物（马、鱿、蝶、蚕、鲸、蟹、猫、雁、鸡、鸽）没什么区别了么？

确实，我们当下生活其内的这个社会，在很多人——尤其出生于五十年代及之前的人们——眼里已经是彻底地“动物凶猛”，然而即便这样，从群学的研究角度（而非“道德谴责”角度）来看，人仍然不是兽。问题的关键乃在于：无论当下“新新人类”的“嬉戏”第一眼看上去有多么的“兽兽”，它们恰恰也正是在人这里才会有的“名堂”——大他者仍然在紧锣密鼓地运作。今天你如果上网或者和朋友交流，每每发现自己“已经 out 了”的话，实际上你跟不上、或接受不了的，

[13] 参见百度百科“上海宝贝”词条，<<http://baike.baidu.com/view/1401877.htm>>（于2010年12月2日访问）。在我看来，《上海宝贝》从某种意义上即是上海女作家的一个萨冈式宣言。

就正是在大他者中发生的各种细微变化。〔14〕当下社会上的“保守主义者”视“八零后”、“九零后”等“新新人类”的“性生活”为“禽兽之行”，然而实际上禽兽根本就不会有诸如“SM”、“群交”、“车震”等等关于性事的概念。这样的“兽行”，实是属于人而不属于兽，因为在这些“兽行”中，大他者仍然在根本性地介入着。换言之，即便今天的性爱变成“怎么都行”（anything goes），即便它多么露骨地违反传统意义上的“人道”，它也仍然是人与人之间搞出来的一种新形态的“道”——在规介性事上，大他者只是不再以我们熟悉的传统方式（符合“传统道德”的方式）来进行而已。在现时代的群学视野下，我们看到“断背”在相当程度上不再被视作违反“人道”，但“乱伦”仍是极端地被看作非人之道。而在另外一个时代抑或在另外一个地点，“同性恋”则很可能比“乱伦”还要遭受严格之禁止。又如，在民国时代“找小姐”风月一下无伤文人大雅，而仅仅几十年后该行为则被作为“资本主义的毒草”彻底严打、并钉上道德耻辱柱……一个人算不算是个“人”（即使在最私密的性事领域），完全是由大他者来决定，而且不同时代下会有完全不同的规定。试想一下，七十年代“学雷锋”去扶一个摔倒的老奶奶和今天去做此事之间，是怎样的巨大差别：七十年代你不扶就说明你是个坏人，而今天恰恰是你扶了才说明你不是好人——撞人的一定就是你，否

〔14〕 作为一个群学的研究者，我因而不得不保持经常上“开心网”（一个国内主流的网上人际社区）的习惯——只有这样才能研究大他者的各种细微变化（而这种变化速度在网络时代越来越加剧）。换言之，只有这样才能让自己的研究视野不彻底被大他者“out”掉。2009年从澳洲返回国内后，当我发现自己弄不清楚娱乐新闻里面常出现的“车震”一词是什么意思时，我才意识到自己确如身边朋友所说，“完全out”了。

则为什么你会去扶？〔15〕可见，什么是对、什么是错、什么是好、什么是坏、什么是高雅、什么是堕落……，换言之，关于“人道”的一整套坐标，皆完全由大他者进行规定。

不只是性事，人们生活世界中的方方面面（或者说“人道”的方方面面），亦都是这样地受到大他者的全盘规介。大他者对人们日常生活的这一全面规介，是倚赖语言而完成：正是语言，通过符号化（symbolization）的方式，使各种前语言的存在变成为了一个“秩序”，一个人类可以理解并居身其中的“世界”。因此，尽管唯物主义并没有说错，语言确实仅仅只是一个媒介（“物”本身独立于语言而存在）；但它绝非一个普通的工具性媒介，而是一个**构成性媒介**（constitutive medium）——没有语言，各种“实体”会继续存在着，但我们却不再有一个“世界”。语言，构成了一整串“符号指向的链条”（signifying chain），规定了所有前语言的存在各自“是”什么，如某物是“树”、某刚出生的婴孩是“周星星”……而大他者，在语言中规制了关于“世界”的秩序的一整套知识：通过这样一整套的符号性坐标，“世界”就得以形成。

只要我们在语言中生活、生活在“世界”内，大他者这层“神秘的薄雾”就始终在场，我们永远不会“赤裸地”接触到对方，也不会遭逢到“赤裸的事物”。换言之，生活中的

〔15〕 2007年的“彭宇案”，法院的判决书称：“彭宇自认其是第一个下车的人，从常理分析，他与老太太相撞的可能性比较大。如果不是彭宇撞的老太太，他完全不用送她去医院。”参见《男子称扶摔倒老太反被告，被判赔4万》，载“网易新闻中心”，<<http://news.163.com/07/0906/05/3NMDBNR600011229.html>>（于2008年3月24日访问），着重字体为我所加。